

石绍浪◎著

江淮官话入声研究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PRESS

依据田野调查获得的第一手材料，结合前人研究成果，全面描写了

2014年度北京语言大学青年学者文库出版基金资助

江淮官话入声研究

石绍浪 / 著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PRESS

© 2016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社图号 16088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江淮官话入声研究 / 石绍浪著. — 北京 :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2016.11

ISBN 978-7-5619-4532-2

I. ①江… II. ①石… III. ①江淮方言—入声—方言研究 IV. ①H17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27059 号

江淮官话入声研究

JIANGHUAI GUANHUA RUSHENG YANJIU

排版制作: 北京创艺涵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责任印制: 姜正周

出版发行: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15 号, 100083

网 址: www.blcup.com

电子信箱: service@blcup.com

电 话: 编辑部 8610-82300207

国内发行 8610-82303650/3591/3648

海外发行 8610-82303365/3080/3668

北语书店 8610-82303653

网购咨询 8610-82303908

印 刷: 北京九州迅驰传媒文化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4

字 数: 272 千字

定 价: 48.00 元

PRINTED IN CHINA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江淮官话相关背景	1
第二节 前人研究概述	10
第三节 本研究的意义、方法和材料	13
第二章 江淮官话语音特点	22
第一节 声母、韵母	22
第二节 声调	25
第三章 江淮官话入声调	44
第一节 入声调概况	44
第二节 入声舒化	51
第三节 江淮官话与北部吴语入声调比较	66
第四节 小结	69
第四章 江淮官话入声字韵母	70
第一节 洪巢片、泰如片的入声韵	70
第二节 黄孝片入声字的今韵母	118
第三节 江淮官话与北部吴语入声韵比较	132
第五章 江淮官话入声字韵尾	138
第一节 黄孝片的 [-ʔ] 尾	138

第二节 [-l] 尾	140
第三节 [-k] 尾	149
第四节 [-ŋ] 尾	150
第五节 [-Ø] 尾	155
结语	160
参考文献	166
附录1 江淮官话代表点音系	174
附录2 古入声字在江淮官话的读音对照	192
后记	218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江淮官话相关背景

1. 名称由来

江淮方言的提法最早见于汉代扬雄的《方言》，作为方言区名称，《方言》中“江淮”共出现了 40 次。现代科学方法引入汉语方言研究之后，袁家骅（1960）第一次正式使用“江淮方言”这一名称。他把北方话分为北方方言、西北方言、西南方言、江淮方言四个次方言。他给江淮方言的定义是：即“下江官话”，分布于安徽、江苏两省的长江以北地区（徐州、蚌埠一带属北方方言区，除外）和长江以南、九江以东、镇江以西沿江地带。

在此之前，位于长江下游与淮河之间的江淮官话，常常被称作“下江官话”。历史上，“下江官话”所包括的范围并不完全相同，有时大于今天的江淮官话，有时大致相当。比如 1934 年上海申报馆出版的《中国分省新图》（第 4 版），其中的《语言区域图》是由赵元任提供的。该图将“汉语系”分为北方官话、上江官话、下江官话、吴方言、皖方言、闽方言、潮汕方言、客家方言、粤方言九个单位，把上江官话、下江官话和吴、闽等方言并列，其中的上江官话包括今天的西南官话和湘语，下江官话除了苏皖两省的江淮官话，还包括今天的部分赣语。

1937 年出版的李方桂的《语言与方言》把汉语方言分为八大支，即北方官话、下江官话、吴语、赣语、客家、闽语、粤语和湘语。1948

年出版的《中国分省新图》(第5版)吸收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世纪30年代对江西、湖北、云南、四川等省的方言调查成果,将汉语分为北方官话、西南官话、下江官话、吴语、湘语、赣语、客家话、粤语、闽南语、闽北语、徽州方言11个区。这两次方言分区,下江官话都被单独列出,作为一个一级的方言区与闽语、吴语、北方官话等方言并列,且赣语从下江官话中独立出来。这样,下江官话区只包括安徽、江苏两省中北部的江淮官话。

《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把泰州、如东地区方言明确归入江淮官话。1986年在讨论《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编写原则时,对是否收入泰州、如东地区词汇问题进行过讨论,结论是:泰如方言虽然在不少方面接近吴语,但并不具备作为吴语突出特征的全浊声母,且词汇基本属于江淮方言,因此归入江淮官话(顾黔,2001)。《江苏省方言志》把江苏省方言分为江淮方言区(泰如、淮扬方言归江淮官话)、吴方言区和北方方言区,把江淮官话与北方官话和吴语并立。

对于处在西南官话和下江官话之间的湖北黄冈和孝感地区方言的归属问题,学界有过不同的建议。1948年版的《湖北方言调查报告》把湖北方言分为四个区,其中第二区包括竹溪、竹山、应山、安陆、应城、云梦、孝感、礼山(即今大悟,下同)、黄陂、黄安(即今红安,下同)、黄冈、鄂州、麻城、罗田、英山、浠水、黄梅、广济(即今武穴,下同)、蕲春,共19个市县。第二区最主要的特征有:(1)“节、结”不分尖团。(2)“书、虚”混,大半读 ɣu 部位(作者按:原文如此)。(3)泥来大致洪混细分,“南=蓝、年(n) $\neq$ 连($\text{l}\sim\text{n}$)”。(4)“对、存、序、宣”开口。(5)韵尾与第一区略同;(6)“杜、助”大部分 au 、 ou ;“倍、梅、对、最、碎、累、随”大都读 i 韵而不读 ei ,这是这一区的显著特点。(7)声调除竹山、竹溪外都有阳去及入声,但除蕲春外入声都不短促。并解释说,这第二区可以算典型的楚语——如果要独立一种楚语名目的话。这一区东部黄安、罗田、英山、浠水、黄梅、广济、蕲春阴平调值是低调或降调,有“下江话”的风味。由此看来,赵元任的观点是倾向于把“楚语”和下江官话分立。丁邦新(1996)支持这个观点,认为“楚语”不应该归江淮官话。

关于竹山、竹溪,《湖北方言调查报告》(1948)认为“西北角的竹

山、竹溪两处像东部而不像西部，所以也把他们归在第二区”，“(竹山、竹溪)方言性质完全属于第二区”。

李荣(1985a、1985b)在大规模语言调查的基础上，运用能涵盖北方话各方言的标准，对北方话做了更为细致合理的分类。他把晋语从北方话中分离出来，独立成为一个大方言区。又把其余的北方话分为八区，即东北官话、北京官话、晋语、冀鲁官话、胶辽官话、中原官话、兰银官话、江淮官话。把黄冈、孝感地区的方言和泰州、如东地区的方言合入江淮官话，江淮官话是北方官话大区下的一个方言区，处于“大区—区—一片—小片—方言点”五个层次中的第二层，并指出：“江淮官话以前叫下江官话，因为分布的地区不限于长江下游，采用江淮官话的名目比较好。这是用河流的名称为方言区命名。”这个定义目前为语言学界普遍接受，《中国语言地图集》(1987、2012)就是采用此标准，并把江淮官话划分为黄孝、洪巢、泰如三个片。

根据李荣(1985a)的定义，江淮官话包括历史上苏皖境内的下江官话和鄂东北的上江官话。

2. 分布范围

江淮官话作为官话方言中的一种，其最为突出的特征是整体存在独立的入声。其中洪巢和泰如地区古入声字今读一个或两个人声调，韵母一般收喉塞尾，保留入声韵；黄孝地区古入声字今读一个声调，音节无塞音尾，无单独入声韵。

1982年冬到1983年春，鲍明炜、颜景常、姚政、周慎钦、力量、王开扬等对江苏境内江淮官话与北方话的分界线进行了专项调查，结果反映在《苏北江淮话与北方话的分界》《正向中原官话发展的泗洪方言》《江淮方言北沿的入声——兼论北方话入声的消失》等论文中。

江淮官话和中原官话在江苏境内的北部边界线的起点是泗洪县北部的归仁乡，由归仁东行，穿过泗阳县西北角折而向北，在宿迁、新沂边界里侧北走。进入东海后，向东北延伸，穿过陇海铁路，转而向东，最后沿新沭河到海边。

这条分界线向西进入安徽省，经过嘉山、定远两县北部，然后折向

北,至怀远县城北,再折向西南,经淮南、六安,至霍山。安徽境内的分界线,只是一个大致轮廓,没有进行过详细的调查。

这条分界线西起大别山脚,东到海边,界线南为江淮官话洪巢片,界线北为中原官话。分界地区地势平坦,没有大山大河阻隔。

分界线北侧,东海部分、宿迁、新沂、泗县、五河、蚌埠、固镇、蒙城、霍邱、金寨等地有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四个声调,古入声派入舒声,清入、次浊入归阴平,全浊入归阳平。从方言地图上看,中原官话信蚌片和江淮官话洪巢片呈交错状分布。信蚌片[ən]和[əŋ]不分、[in]和[iŋ]不分(因此,“根=庚、今=经”),与洪巢片一致,与其他中原官话不同。所以,从声调和韵母角度看,信蚌片是江淮官话和中原官话的过渡地区。

沿着这条分界线,泗洪、泗阳、东海三县的境内有宽窄不同的过渡带。过渡带上的古入声字正按照全浊归阳平,清及次浊归阴平的规律分化。入声从完整保留到全部舒化,泗洪县内的跨度(青阳—归仁)约为23公里,泗阳(城厢—洋河)约为28公里,东海(房山—石湖)约为16公里。

江淮官话的南部界线,目前的材料也只能反映一个大致走向。东起如东,向西经南通、靖江,过长江至丹阳,折向南,过金坛、溧阳、溧水、高淳,进入安徽境内,经郎溪、广德、宁国、宣城、南陵、青阳、池州、东至,折向北,过安庆、桐城、霍山,然后进入湖北省。

吴语与江淮官话的主要区别是有无浊音声母。在江苏省境内,与江淮官话接壤的吴语全浊声母的浊度有不同程度的减弱,浊声母正处于清化过程中。比如溧水渔歌,古並母字不读[b]声母。逢舒声读[f],如“败倍步”(声母[f]带有强送气成分);逢入声则读[p],如“别”。有的定母字已经完全清化了,如“同夺”,声母为[tʰ],但有的仍保留浊音,如“桃条”,读[d]声母(郭骏,2004)。丹阳县城一带,古浊塞音、浊塞擦音单念时读不送气清音,但连读时仍读浊音。通州三余、靖江生祠浊音声母读为清音浊流,浊音字在清的起首音后紧跟着一个送气的浊流。史皓元、石汝杰、顾黔等于1999年至2000年期间对江苏境内江淮官话和吴语分界地带进行了多个项目的地理语言学调查,并于2006

年出版了专著《江淮官话与吴语边界的方言地理学研究》，详情可以参考。

安徽南部西起东至，东到马鞍山的沿江地带都属于江淮官话。从安徽马鞍山、当涂、芜湖往南，有一个“官话走廊”，越往东越宽，经宣城、郎溪、宁国、广德、溧水、句容、丹徒、丹阳、金坛，延伸到浙江省的长兴、安吉（包括旧孝丰）、临安（包括旧于潜、昌化）等县。这个区域里，不仅有江淮官话，而且有方言岛性质的“河南话、湖北话、安庆话、苏北话”等。根据鲍士杰（1988）的调查，这个地区“河南话、湖北话、安庆话”的主要特征有：古全浊声母今读清音，逢平声送气，逢仄声不送气；古微疑母字读为零声母或[r]声母，不分文白读；部分来自咸山摄的字收[-n]尾；古入声字没有塞音尾，有一个入声调，入声调不短促，其中仙山的“河南话”全浊入和阳平调合并。上述语音特点和周边的吴语存在非常明显的差别。黄晓东的博士学位论文《浙江安吉县官话方言岛研究》对安吉境内的官话方言岛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兹不赘述。从长兴经泗安到广德，历史上是浙江通向安徽和南京的门户，更是兵家必争之地。根据史料记载，太平天国和清兵曾经在这里反复争夺，鏖战多年。连年战祸，加上瘟疫流行，宣城、郎溪、广德、宁国等地的居民“什不存一”，“数十里不见人烟”。清政府镇压了太平天国之后，政府大量迁移河南、湖北两地的农民到这一带垦荒。《长兴志拾遗·风俗》载：“客民垦荒，豫楚最多，温台次之。”这可能是皖南、浙北官话带形成的历史原因。

江淮官话南部与吴语、徽语、赣语交错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仅有前文所述的吴语中的江淮官话方言岛、江淮官话中的北方话方言岛，江淮官话中也有吴语的方言岛，徽语中也有江淮官话的方言岛。前者如宣城地区和芜湖地区的吴语方言岛，后者如祁门军话。根据赵日新调查（未刊），分布于安徽祁门赤岭、安凌、雷湖三个乡26个自然村的军话，其性质也属于江淮官话洪巢片。除此之外，休宁、歙县两县也都有江淮官话分布。另外，像铜陵、繁昌、泾县、黄山市是江淮官话与吴语并用，旌德是江淮官话与徽语并用。在这些市县，通常情况是城区说江淮官话，农村说徽语或吴语。同时，这一带地区还有湘语、赣

3. 江淮地区历史沿革

江淮官话区位于长江中下游，地跨江苏、安徽、湖北三省，绝大部分位于淮河和长江之间。东部是长江中下游平原和黄淮平原，地势平坦，河网密布。西部是鄂东丘陵和大别山区，以低山丘陵地形为主。

江淮地区有悠久的历史，江苏泗洪下草湾、溧水回封山神仙洞、南京汤山镇葫芦洞、安徽和县龙潭洞、巢湖银屏山等处都发现了远古人类化石和生产生活遗迹，表明几十万年前就有人类在此生息、繁衍。

江淮地区是长江、黄河两大文化摇篮的接壤地带，也是我国早期人类文明的重要发源地，并曾形成颇具本地特色的青莲岗文化。另外，北方的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南方的良渚文化都曾对这一地区产生过深刻影响。

据《尚书·禹贡》记载，禹根据山川地形把全国分为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州，“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海惟扬州”，江淮官话区东部属徐州和扬州，西部则属荆州。当然，这些是较为模糊的地域名称，并非实有行政区划。

四五千年前，江淮地区出现许多的部落方国。《左传》记载，“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涂山位于今安徽怀远境内。公元前16世纪，黄河下游的商汤率部推翻夏桀，并放桀于南巢。据考证，南巢即今安徽巢湖地区卧牛山一带。

春秋时期，江淮方言区主要有宋、鲁、齐、随、楚、吴等国，其中楚国和吴国最为强盛，相互攻伐频繁。

战国时期，楚国强盛，历时最久。楚国是当时版图最大的诸侯国，西起今湖北省，东至大海。旧称江陵为南楚，吴为东楚，彭城为西楚，江淮官话区全部被楚疆域覆盖。楚国文化对本地区影响深远，现在苏、皖、鄂还有许多人文痕迹可寻。

秦统一后，实行郡县制。江淮官话区属衡山、九江、南阳、东海、泗水、会稽等郡。

西汉承秦制，江淮官话区除以上各郡，还有吴、楚等封国。东汉实行州、郡、县三级行政体制。全国共设十三州，江淮官话区东部分属扬州、徐州、豫州，黄孝地区则属荆州，为衡山郡、江夏郡辖地。

调整：一是采用了孙宜志（2006a）的观点，将原洪巢片的安庆市、桐城市和枞阳县划归黄孝片；二是将湖北省西北部的竹山、竹溪从黄孝片中划出，归入与之相邻的陕南“客伙话”，并作为特殊的区域单独列出来；三是鉴于江淮官话与皖南吴语交错分布的地方说吴语的人口比例低，特别是县城，大多通行江淮官话，正式将它们划入江淮官话（详见下文）。钱曾怡主编的《汉语官话方言研究》“江淮官话”部分和2012版《中国语言地图集》“江淮官话”部分的执笔人都是刘祥柏，在方言分片和市县方言性质等方面，观点一致。

《中国语言地图集》1987版和2012版相比，江淮官话包含的市县总数都是108个，2012版各片所辖市县有一些变化，具体如下：洪巢片由原来的78个市县变为72个市县。除了安庆市、桐城市和枞阳县三点划出去之外，数量上的差异主要与市县辖区变化和名称更改有关，比如：原来的嘉山县，今改作明光市；原来的淮阴县、淮安市、淮阴市，今改为淮安市；原盐城市，今分化为盐城市和盐都县（1996年设置，2003年起又改为盐都区）。新增加的是：丹徒县大部分乡镇（今并入镇江市）、丹阳市部分乡镇、金坛市部分乡镇、石台县部分乡镇。泰如片11个市县数量没有变化。原泰县，改作姜堰市；原南通县，改作通州市。在说明中新增加了一些方言岛，“长江以南的武进市、江阴市、张家港市等地有少量江淮官话方言岛分布，也属于泰如片”。黄孝片原为19个市县，变为25个市县。安庆市、桐城市和枞阳县三点划入，竹山、竹溪两点划出；原黄陂，改作武汉市（黄陂区）；原孝感市，分化为孝感市和孝昌县；原黄冈市，分化为黄冈市、团风县和新洲区（武汉市^①）。除了安庆市、桐城市和枞阳县，黄孝片新增加的还有江西省的九江市、九江县、瑞昌市。

按照《中国语言地图集》（1987）区划，黄孝片有竹山、竹溪连成的一块“飞地”，《中国语言地图集》（2012）去掉了这片“飞地”，但另外增加了安庆、桐城和枞阳组成的新“飞地”。

本书主要依照《中国语言地图集》（1987），但分析讨论没有涉及竹山、竹溪两点。

① 标为“武汉市（黄陂区、新洲区）”，算作一个点。

第二节 前人研究概述

1. 关于江淮官话的研究

20 世纪 30 年代,赵元任、丁声树、吴宗济、杨时逢等人对湖北省所辖 71 个市县中的 64 个进行了一次较为全面的方言调查,其成果《湖北方言调查报告》于 1948 年正式出版,这也是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江淮官话的开始。其内容包括各点的声韵调描写、与中古音的比较、同音字表(每点收字 800 个左右,其中包括古入声字约 220 个)、音韵特点分析、会话记音等,今黄孝片的 19 个市县全部包括在内。正如该书序言中所说“成为方言调查的一个模型”,被认为是迄今对黄孝方言最早、最科学系统的研究。

20 世纪 50 年代,为了配合普通话推广,江苏省和上海市的方言调查小组历时五年,对江苏省和上海市的方言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1960 出版的《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是这次调查最重要的研究成果。该书以语音为重点,内容包括方言分区、字音对照、常用词对照。江苏境内共设 62 个点,基本上是以市县为单位(因为灌南、金湖两县尚未成立,所以没有设点)。该书首次对江苏省境内的方言进行了分区,其中南京扬州片的江淮官话划作第一区,泰州如东片的江淮官话划作第三区。“字音对照部分”收录了 20 个点(江淮官话区有新海连^{今连云港}、南京、句容、扬州、高邮、盐城、淮阴、如皋、南通九个点)的 2601 个单字音,为研究江淮方言提供了相当详细的语音资料。此次调查之后还出版了一批《学习普通话手册》,包括新海连、南通、如皋、高邮、扬州、泰州、盐城、南京、句容、淮阴十地,其中都有对各地语音综合描写的章节。这一时期,安徽省也出版了合肥师范学院方言调查工作组编写的《安徽方言概况》和芜湖、安庆、合肥三地的《学习普通话手册》。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安徽省志·方言志》和《江苏省方言志》相继出版。《安徽省志·方言志》由孟庆惠主编。该书提供了江淮官话区的芜湖、安庆、池州、宣城、巢县、滁州、淮南、桐城、怀远九个点的

三国时期，江淮官话区分属魏、吴。当时，荆州一带是三国争夺的一个焦点。赤壁之战后，南郡以西属蜀，江夏郡属吴，南阳郡属魏。夷陵之战后，蜀国失据，吴、魏分割荆州。南北朝时期，江淮地区为南北纷争的战场，该区域建置更迭频繁，曾设置了数量众多的侨置郡县。

隋代，江淮地区设有扬州、楚州、泗州、海州、徐州、丹阳、江都、东海、汉江、永安等郡，黄孝地区西部属黄州，东部属蕲州。

唐代实行道、州、县三级制，江淮官话区以淮河为界分属河南道和淮南道、江南东道。黄孝地区属武昌节度使领，设黄州、蕲州两州。

五代十国时期，江淮北部为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分领，南部先后为吴国和南唐所据，黄州、鄂州、蕲州初属吴国，后属南唐，最后被后周夺取。

北宋时期，实行路、州（或府）、县三级制，全国分为二十三路，江淮官话区属京东西路、京西北路、淮南东路、江南东路和江南西路。

南宋时期，淮河以北先后为金国、蒙古所据。淮河以南，属南宋，为淮南东、淮南西、江南西等路管辖。

元代，江淮地区属中书省、河南行省、江浙行省。明代，江淮方言区设有应天府、淮安府、扬州府、徐州府、德安府、黄州府等。

清康熙三年，湖广省以洞庭湖为界，分为湖南和湖北两个布政使司，湖北布政使司所辖地域和现在湖北省大致相当，治江夏（今武汉）。湖北布政使司领有黄州、德安等八府。改直隶省为江南省，治江宁府。江南省分置二布政使司：安庆、徽州、宁国、池州、太平、庐州、凤阳、淮安、扬州九府和徐州、滁州、和州、广德等直隶州属左布政使司，治江宁；苏州、松江、常州、镇江等府属右布政使司，治苏州。康熙五年，淮安、扬州、徐州改属右布政使司；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左布政使司改称安徽布政使司，治江宁（后改治安庆）；右布政使司改称江苏布政使司，驻苏州。于是江南省一分为二，江苏省和安徽省开始分省分治。

中华民国时期，实行省、道、县三级制度，江淮官话区分属江苏、安徽、湖北三省，设有金陵、淮扬、徐海、淮泗、安庆、芜湖、江汉等道。

此外,新近出版的市志、县志中一般也都有对该市县方言的介绍或描写。因为没有统一的体例,加上编写人员的专业水平参差不齐,所以参考价值高低不同。总体而言,江苏省地方志方言部分的编写质量最高,撰稿人一般是从事方言研究的专业人士;安徽省的次之,但内容比较简单,有的方志缺少方言部分;湖北省的最简单,黄孝地区19个市县中只有武穴和黄冈两地的地方志中有单独的“方言篇”。

可以看出,江淮官话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有些地区(如泰如片)的研究非常深入透彻,有些地区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如洪巢片、黄孝片),进行更全面的调查和更深入的研究是很有必要的。

2. 关于江淮官话入声的研究

江淮官话处于有人声的南方方言与无人声的北方方言过渡带上。“有人声”是江淮官话区别于其他官话方言的主要特征,《中国语言地图集》(1987、2012)根据古入声字的读音情况把江淮官话分为黄孝片、洪巢片和泰如片。上文提到的《湖北方言调查报告》《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安徽省志·方言志》《江苏省方言志》和顾黔的《通泰方言音韵研究》或者在各点的“同音字表”收录了部分中古入声字的读音,或者都在相关章节讨论了入声问题。

以江淮官话入声为研究对象的论文有王求是《孝感方言的入声》和《孝感入声紧元音的性质》、汪化云《黄冈方言没有入声韵》、汪化云和余俊卿《古入声字在团风方言中的调类演变》、杨自翔《安徽桐城方言入声的特点》、邢公畹《安庆方言入声的历史语音学研究》等。这些文章对孝感、团风、桐城、安庆、黄冈地区等十几个点的入声情况进行过专题讨论。

总体来说,目前江淮官话入声研究所涉及的方言点还很有限,尤其缺少深入全面的对比研究。相对于江淮方言区一百多个市县的地域范围和江淮官话入声的重要学术地位,目前的调查研究尚显不足,本书旨在深化这一研究。

609 个字音对照和合肥方言同音字汇,同时对安徽省境内的江淮官话做了简明扼要的分析。《江苏省方言志》由鲍明炜主编,与《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相比:《江苏省方言志》对江淮官话区的音系描写由原来的 9 个增加到 39 个,同时新增了南京、扬州等 4 个点的方言同音字汇;在方言特征分析中增加了语法内容;“常用词对照表”收词 617 个,数量略有增加;把江苏省方言分为江淮方言区、吴方言区和北方方言区,把江苏省境内的江淮官话分为南京、扬淮、泰如三片。

90 年代出版的《南京方言词典》(刘丹青)、《扬州方言词典》(王世华、黄继林)是李荣主编的《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分卷本)中的两部,它们全面系统地描写了南京、扬州两地的语音和词汇,是研究江淮官话的重要参考书。

迄今,已有多部以江淮官话为研究对象的学术专著出版问世,如苏晓青《东海方言研究》、顾黔《通泰方言音韵研究》、鲍明炜和王均《南通地区方言研究》、汪化云《鄂东方言研究》、陈淑梅《英山方言志》等。其中《东海方言研究》《通泰方言音韵研究》和《南通地区方言研究》,内容全面,描写细致,是研究江淮官话的重要参考书。各类学术期刊发表研究江淮官话的论文逾百篇,其中在《中国语文》和《方言》上发表的近 70 篇,这些论文涉及语音、语法、词汇、方言分区等方面内容,为继续深入研究江淮官话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和线索。语音研究方面的论文比较重要的有鲍明炜《江淮方言的特征》和《南京方言历史演变初探》、鲍明炜和颜景常《苏北江淮话与北方话的分界》、邢公畹《安庆方言入声的历史语音学研究》、杨自翔《安徽桐城方言入声的特点》、平山久雄《江淮方言祖调值构拟和北方方言祖调值初案》、鲁国尧《客、赣、通泰方言源于南朝通语说》《明代官话及其基础方言问题——读〈利玛窦中国札记〉》《泰州方音史及通泰方言史研究》、顾黔《通泰方言声调的历史演变》等,其中鲁国尧的研究无疑是最具影响力的。鲁国尧对泰州地区移民、历史文献、近邻亲属方言等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追溯了泰州方言的历史,归纳了江淮官话音变的四种模式,认为江淮之间本为吴语区,永嘉之乱导致汉语北方话的南移,并提出了通泰、客、赣方言同源,南京话是明代官话基础方言等非常有影响的学术推论。

演变归纳为五种类型,即[-p -t -k]型、[-ʔ -p -t -k]型、[-t -k]型、[-ʔ]型、[-∅]型,江淮官话、晋语、北部吴语属于其中的[-ʔ]型。从东南地区保留入声尾最全的粤语向西和向北,汉语方言入声韵尾的数量逐渐减少,直至完全消失。北方官话入声的消失可以上溯至14世纪(以《中原音韵》为代表),至今已有六百多年。现在,江淮官话和晋语仍有入声,保存了北方官话早期的一个重要语音特征,这使得江淮官话和晋语的入声问题非常引人关注。张振兴(1997)指出,江淮官话与晋语、吴语、闽语、粤语等方言的入声性质是不同的。从方言地理学角度看,江淮官话处在南方方言向北方官话过渡的地带;从历时角度看,江淮官话可以看作今天北方官话的前身。因此,江淮官话入声的研究具有较为重要的意义。

(1) 北方官话大多数地区的入声已经消失,古入声韵归入阴声韵,古促声调归入舒声调,其变化规律仅从这些官话的内部无法理清。而江淮官话处于从有入声到无入声的过渡地带,且正在迅速变化,入声也呈现出明显的过渡性特征。比如泰如片入声分阴阳;洪巢片入声不分阴阳,北沿入声舒化,常常舒促两读;黄孝片入声今读长调,部分全浊入声字声调已经和舒声合并,东部蕲春等地归阳去,西部孝感等地归阳平。刘丹青(1997)在《南京话音档》中说:“江淮官话区位于南北两大文化区的中间,至今该区居民仍有这种居中心理,称无入声的北方诸方言为‘侔’,称吴语区等南方方言区的方言为‘蛮’。”我们认为,居民区分“侔”和“蛮”的重要依据是古入声字的读音差别。袁家骅(1960)在《汉语方言概要》中指出:“方言的过渡地带,好像语言发展的过渡阶段,在描写研究和比较研究上有特殊的意义。”因此,梳理江淮官话入声演变规律,可以为汉语方言入声消失的途径、官话方言的形成等重大问题提供帮助。

(2) 对江淮官话的形成,很多学者发表过看法。鲁国尧(1994、2003b)认为:“今天的江淮官话形成于魏晋南北朝北民的南迁,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方言的基础上受当时吴方言的影响逐渐形成的”,“通泰方言为三、四世纪汉语北方方言的后裔而具有吴方言的底层”,“通泰、客、赣同源。”鲍明炜(1983)认为:“吴语本北抵淮河,六朝时期南京一带均为吴地。四世纪永嘉之乱后,中原流民曾多次大规模南迁,北方